

潘多拉前2

苏婧◎著

悲伤唯美的爱情童话，
恶魔变成天使的翼之魔力！
如果有一天爱已经变成了伤害，
不如不爱！



吉林出版集团
吉林出版社

潘多拉之箭 2

苏婧◎著

悲伤唯美的爱情童话，
恶魔变成天使的爱之魔力！
如果有一天爱已经变成了伤害，
不如不爱！

珠海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潘多拉之箭/苏婧 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7. 8

ISBN 978-7-80689-759-1

I. 潘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20894号

潘多拉之箭

PANDUOLA ZHIJIAN

苏婧 著

策 划: 光 南

责任编辑: 帅 云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
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
网 址: www.zhcbcs.net

E - mail: zhcbcs@zhcbcs.net

印 刷: 广州市诚誉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: 30 字数: 360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2007年10月第1版


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89-759-1

定 价: 36.00元(全两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撤回商承印厂调换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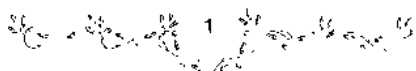


如果有一天，
爱的风暴来临，
如果有一天，
爱已经变成了伤害，
我宁愿一个人承受。

.....

送 别

不是所有的梦都来得及实现
不是所有的话都来得及告诉你
内疚和悔恨
总要深深地种植在离别后的心中
尽管他们说 世间种种
最后终必成空
我并不是立意要错过
可是我 一直都在这样做
错过那花满枝桠的昨日
又要错过今朝
今朝 仍要重复那相同的别离
余生将成陌路
一去千里
在暮霭里
向你深深地俯首
请为我珍重
尽管他们说 世间种种
最后终必 终必成空





这一生，经历了生离死别，他以为已经心灰意冷，余下的后半生时光为宗政家的一切而活，世间再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能让他心痛。可是这一刻看着她远去，无法挽留，他的身体却似撕心裂肺的痛。看着她离开，才知道他心里压抑的……比喜欢还要深沉的、比初见还要痴狂的……心悸，是他以为不会再拥有的爱恋。

宗政煌叹息地收回远去的目光，眉头微皱，冷俊贵气的面孔清晰地刻画着忧郁的深沉。

“先、先生，你的、你的包……”喘息中的中年男子，恰是车站的查票人员。他颤抖地停在宗政煌的面前，扬着手里的黑色皮夹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还有，您、您还没有买票！”

宗政煌“呀”的一声从恍惚中清醒，他看着眼前喘息不定的中年男人，道了声谢谢接过钱包，然后略微尴尬地问：“什么票？”

“站台票。”检票员说完在心里小声地嘀咕，这个人一身西装笔挺，看起来好像很有钱的样子，应该不是刻意逃票吧，脸上却是完全显露客气笑容，“您、刚才直接闯了进来，所以……”小心翼翼的看了他一眼，“要罚——罚双倍的票，总共10块钱。”

“抱歉。”宗政煌听完他的解释，脸色青了又红了，低头打开自己的皮夹脸更是彻底地红了，那里面除了卡还是卡，压根没有任何现金，哪怕是一元的硬币也没有：“对、对不起。我没带现金，我能不能……”

检票员怀疑而又沉默地看着他，汗从额头上滴下……

什么人啊，怎么可能一分钱不带，不会是骗子……

“我刷卡可以——”宗政煌从没有如此的尴尬，因为一点小钱而被人家看轻怀疑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为难地问，“要不我开支票……不行的话，我……”

沉默……

滴汗……

两个人面面相觑，尴尬地彼此对视着。宗政煌沉吟着想要不要打电话叫自己的秘书送钱来……

一张十元的钞票映入两个人的眼帘。

“这样可以了吗？”是温涵湫清淡的声音。

他淡淡地微笑，站在两人面前，手里的钱递给查票员，然后笑容淡淡对宗政煌点头招呼：“理事长好。”

“谢谢。”宗政煌在查票员接了钱开票走后，对着温涵湫点头道谢，只是他的脸色依然有点尴尬。

“不，应该是我说谢谢。”温涵湫看着他的眼睛，淡然地一笑，能够在小曦决意走之前赶来，即使没有留下她，但是他知道小曦总有一天会回来。

这个人，也是真的喜欢小曦。

“不客气，理事长，我先走了。”在宗政煌疑惑的目光下，他又淡淡地一笑，然后转身离开。

他话里是什么意思？谢我？为什么？

宗政煌眉头微皱，抿唇沉思，沉吟无果，随即也转身，从另一个出口出去，开车回家。

那里，他分明不知也有不小的风暴等着他。

宗政家。

白色的别墅，三楼小曦的闺房。

不，或许现在称之案发现场更为合适。

寒冬虽是肃杀冰冷，但是天气极好的上午，9点阳光灿烂地照在朝南的房间，本应该是温暖明亮。但是此刻，厚重的窗帘严实地遮着落地的玻璃窗，房间弥漫着呛鼻的烟味、酒味。凌晨宗政华那愤怒回来，关了门咒骂着发酒疯，乒乒乓乓地摔着东西，任何人敲门都被咆哮着赶走。弄到最后管家既不敢劝也不敢打电话告诉宗政



煌，只是可怜地守在房门口，吵闹动静大了偶尔小声劝阻。

宗政煌听着吵声，面容沉郁的一路上楼。他冷肃地看着垂头站在门口的管家，然后冷冷开口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少爷！小少爷、他凌晨回来，可能喝醉了，一回来就锁了门摔东西，任何人都不许进去。”他瞄了眼面色过于“沉静”的主人，然后继续低声地汇报，“还有、还有、就是少奶奶一夜也没回来。”

宗政煌沉默了几秒，点头说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然后抬手示意他离开。

“顾曦辰！你是笨蛋，猪，蠢猪，天下最讨厌的臭丫头……笨蛋！”宗政华耶嘶哑的声音伴随着咚咚的捶柜子的声音传了出来。

“小耶，开门。是我！”宗政煌忍着怒气，仅仅是提高了声音敲门，“小耶，听到没有？快开门！”

“大哥，你也是笨蛋！笨蛋！”门猛地从里面掀开，宗政华耶怒气冲冲地对着他叫嚣，脸上的表情瞬间也是扭曲得可以，阵阵酒臭味从房间里涌了出来。

宗政煌皱着眉头，扫视了一眼千疮百孔的房间，怒极反笑：“不错。你现在能干起来了，还有什么气，你尽管撒出来！”

危险的笑容……

“大哥……”小耶一激灵的打了个寒战，嚣张的气焰全消，他低头看着脚下的地毯，声音虽小却是很清晰地吐露出来，“不是你笨，是我傻太迟钝。不知道——”

大哥，你知道吗？小曦已经不喜欢你了，我也错过了争取，她已经喜欢别人了。

瞳孔猛地收缩，他的胸口好像被人撕裂般疼痛，他哽咽着抬头：“大哥，我好难过，好像死了一样痛。”

知道小曦喜欢你的时候，我不敢告白，告诉她我喜欢她；可是

也不愿帮她，然后看着你们幸福。

可是，迟疑中，什么时候小曦却被外人，那个讨厌的家伙拐跑了……

“大哥，小曦……”他抬头，看着宗政煌棱角分明的侧脸，眼睛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芒，“她、她已经……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宗政煌点头，心沉到了谷底，眼角眉梢染上叹息似的轻愁。

“啊？你知道？”小耶惊愕，闪电般的变幻神色，怎么可能……

大哥什么时候知道小曦曾经喜欢他的？

他的脸色青了又白，白了又青，悔的肠子快青了。

“刚才……”宗政煌疲惫地抬眼，默默地注视着他，“小曦走了。我赶到火车站，列车已经开了，没有来得及……留下她。”

小曦走了？火车站？列车？

宗政煌的话闪电般地击中了他，瞬间把他整个身体、思想、灵魂击成了碎片。

心脏纠结般的痉挛疼痛。此刻，他已经不知道是小曦跟那个人在一起还是小曦走了对他的刺激，哪一个会更痛。

宗政华耶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臂，嘴唇跟他的脸色一样暗青，眼睛里是倔强伤痛的神色，他声音颤抖地问：“你、你说什么？小曦走了、走了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？”宗政煌先是皱眉，只一秒眉头又松开，疑惑地反问，“可是，那个温涵淼怎么知道小曦要离开呢？还有，小曦为什么……”然后他吸了一口气，想到火车站他对小曦说过的话，神色歉疚地望着他：“小耶，对不起……”

“我要去找她，我的手机呢？”小耶没有注意他眼睛内的歉疚，他慌乱无助的蹿回了房间，翻出了手机，手指颤抖地拨着号码，小曦、小曦、你到底在想做什么？



为什么说不喜欢大哥了？

既然跟那个人在一起，为什么又要离开？

“小曦，你走了？你走到哪去了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大哥了，要跟温涵湫在一起的吗？你走了？一个人走了吗？”电话一接通，他朝着电话那边嘶吼着，脖子上的青紫的经脉也凸现出来，“你到底、到底在想什么，要做什么？你不知道，不知道——我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……”

… …

从火车开动的那一刻，或许说从宗政煌奔跑的身影出现在她的眼内，从他不顾一切地说喜欢她要她留下来的那一刻，顾曦辰犹如死去的心就开始动摇了……

… …

她迟疑着，疑惑着。

她真的可以控制自己不再去喜欢他吗？

她还有资格、还能去喜欢他吗？

… …

“我会回来的。”

那一刻她的承诺，伴随着火车开动的声音一直在她的耳边回荡。

… …

手机里音乐铃声激烈地响起来，慌乱中，小曦下意识地按了接听键，那边控诉的声音暴雨般接连不断袭击过来。

小耶？他怎么会知道？！

难道理事长告诉他的？那么他说喜欢我，理事长不是听到了？！

她的脸色开始苍白，拿着手机的手指颤抖冰冷，话也说不完全：“你，你……”



.....

你不知道，不知道——我喜欢你，真的很喜欢你。

他喜欢我？

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呢？

理事长知道了，他.....

“我、对不起。我答应了焯——会回去的。”顾曦辰心头慌乱，头脑一下子空白地挂了电话。

好像看着怪物一样无措地望着屏幕，随即一条消息紧接而来。

她动作反射地打开消息。

曦曦，今天的阳光很好，希望你的心情也像外面的阳光一般明亮。不管你要去哪里，请记得这个世界上有人惦记你。不要悲伤，不要绝望。好吗？

温涵湫

简单的文字，淡淡的关怀，流淌在字里行间。

就像他的人一样，温暖而又淡然。顾曦辰看完他的短信，心底不可抑制地涌起内疚的感觉。这一次，利用了他，紧接着就不辞而别。他会难过吗？

我又.....伤害了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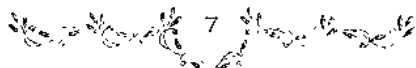
真的很对不起。

凝望着窗外，景色飞似的倒退。

眼前浮现温涵湫清雅淡然的面庞，宁静似水的眸子，顾曦辰在心里默默地道歉。

她真的是很差劲的人呢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她伤害最多最对不起的一个人就是温老师了。咬着下唇，顾曦辰关了手机，取了里面的卡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，她开了窗，奋力地扔了手里的卡，看着它飘落远去。

对不起，就让我最后一次任性吧！





在顾曦辰离开的一个星期，众人担心不已，想要寻找她的时候，她姗姗来迟的邮件好比及时雨让大家的心暂且放下。

你们好吗？我是小曦。我很好。现在已经在某个地方落脚。这里的一切都很便利，请不要为我担心。以后我会跟大家联系的，请不要找我。

顾曦辰

三封相同的电子邮件从同一个陌生的邮箱发出，发到了温涵湫、宗政煌还有宗政华耶的邮箱。

宗政华耶看完了她的邮件，起身走到宗政煌的卧室，他想问一个问题，憋了很长时间没有问的问题。

“大哥，你是不是也喜欢小曦？小曦也知道了？！”他敲开了门，没有多余的修饰直接问。

这么多天，他迟疑着，彷徨着，胡思乱想着，想了很久很久，他只得出了这个结论。

不然，大哥怎么会比他提前知道小曦会离开？

不然，小曦怎么会在电话里说答应了大哥她会回来？

宗政煌淡淡一笑，不紧不慢地走向卧室的沙发上坐下，然后招呼宗政华耶也过来坐下，他看着他沉默几秒没有回答反问提起了另一个话题：“小耶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有个女孩跟我们一起玩？”

“什么啊？”宗政华耶纳闷地摇头，为什么大哥提到小时候的事情。

“那个小女孩漂亮得像娃娃一样。她喜欢叫我‘真哥哥’，叫你‘假哥哥’。”宗政煌试图引起他的回忆。

真哥哥？假哥哥？猛然间宗政华耶想了起来，顿时叹气，那个臭小鬼老是跟他抢哥哥的事实。不过，从爸爸死了之后，就没见过她了。“不过，大哥，你今天怎么想起来回忆小时候的事情？！”

宗政煌看着他的神色开始变得严肃慎重：“小耶，你现在也不小了，有些事也应该告诉你。”他缓缓地说着，“爸爸没有死。”

爸爸没死？宗政华耶的眼睛猛地瞪圆，整个人好像被定住了一样。

“小曦就是小时候我们见过的小女孩。”宗政煌的眼神中有种回忆的沉迷。

“等等。你说爸爸没死是什么意思？还有你怎么确定小曦是那个臭小鬼？”难道说他们之间的孽缘从小开始？宗政华耶紧张地比了个打住的手势。

宗政煌叹了口气，伸手示意他不要插话让他把话说完：“最近爸跟一个女人突然出现联系我，原来当年他是诈死私奔，那个女人就是小曦的妈妈。十几年前，她曾经是我的书法老师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宗政华耶被他的话吓得坐在沙发上，手成拳头紧紧地握着。

“小耶，就是你跟小曦的婚礼也不是偶然，因为你们……”宗政煌的话顿了一下，略过他们之间尴尬的话题，“小曦的脖子上戴的项链是我宗政家传给媳妇的凭证之一。”

“大哥，那个时候你就认出她，也开始喜欢小曦了吗？”宗政华耶闷声问。

宗政煌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地叹息。兄弟两个看着彼此静默的无言。

滴滴滴！

台上银灰色的手机猛然间闪烁起来，宗政煌随即站起来走过去接电话。“喂，我是宗政煌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他的眉头猛地纠结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度，“爸？可是小曦……”



“嗯，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”他连连点头，最后合上手机，转身面对着宗政华耶凝眉，“小耶，现在就跟我去医院，爸在那里等我们。”

这个时候，遥远的某个地方，小曦……

顾曦辰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一个人跑到一个海边城市，一个不算繁华，却是有山有水，异常美丽的地方。

顾曦辰自从那天乘火车离开，在窗外看着这里一下子就决定停留在这个美丽的无名地方。每一天，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下午沿着街道漫步，看着街上闲散的居民，听着偶尔一两声的小贩吆喝，商店里为了招揽生意喇叭里此起彼伏的歌声，孩童吵闹，以前的许多点滴慢慢地在眼前浮现。

不知道爱情为何物，整天懒散贪睡的她……

自恋爱美嚣张到处搞怪的她……

糊里糊涂喜欢理事长嫁入宗政家的她……

倔强追爱伤害了很多人的她……

现在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可恶如此的荒唐。顾曦辰无奈一笑，感觉好冷，于是在手心里呵了口气。那时的离开既是对心灵的放逐也是对自己的惩罚。

寒冬了，真的好冷。

无家可归的人可怜。

有家却归不得的人更可怜，如她。

… …

他来对躲不掉

他走得静悄悄

你不在我预料

扰乱我平静的步调



怕爱了找苦恼

怕不爱睡不着

.....

爱多一秒

恨不会少

承诺是煎熬

若不计较

就一次痛快燃烧

.....

夹杂在喜洋洋的歌声里的竟然是《飘摇》?!顾曦辰听着那熟悉却又哀伤的歌词,猛然间痉挛般的疼痛从她的心脏里蔓延,经过血液流淌到全身的各个角落。

她快步走到前面播放音乐的商店,在门口停下——是一家音乐CD和影视DVD、VCD的专卖店。最新的偶像剧《泡沫之恋》的梦幻宣传海报就贴在上面。

.....

“爱多一秒

恨不会少

承诺是煎熬

若不计较

就一次痛快燃烧!

萦绕在耳边的依然是男子深情怅然的歌声,颤动着余音在她耳边消失。

于是温涵湫清冷宁静的面庞却缓慢浮现在她的眼前。

对不起、对不起.....

宗政煌和小耶两个人接了电话就马上开车到电话里说的那家医院。



那里，和宗政家的医院比起来，好像乡镇里私人诊所般的狭小、简陋。

他们到那边的时候，宗政云白守在楼底狭窄、昏暗的通道里等他们。

医院里蔓延着浓烈的消毒水的味道，宗政华耶刚刚踏入就难受地屏住呼吸，他很想掉头就走，但是他看着前面大哥急促向前迈去的步伐，仅仅迟疑了一下随即跟了上去。

“煌！”宗政云白在原地来回地走着，不时地看着外面走来的人影眉头紧缩，终于等到宗政煌的身影，他惊喜地迎了上去，疲惫暗沉的眼睛里闪烁着放心的光芒。

“爸！”宗政煌拘谨而又有礼地轻声叫了一声。

爸？！

他是爸爸吗？

真的是爸爸吗？

宗政华耶在他的后面迟疑地打量着越来越近的中年男子，心脏剧烈地跳动着。他有着与大哥极为相似的面孔，但是却没有大哥冷肃忧郁的内敛……

迷茫中，高大英俊的父亲形象慢慢地从他记忆里浮现出来。宗政华耶的心跳动着越来越急，他紧紧地盯着中年男人在他们面前停下。

爸爸！他真的是爸爸……

宗政云白的眉头松开了来，他刚想开口，却诧异地发现宗政煌身后那道灼人的目光。

同样俊秀的男孩。

这个孩子，是小耶吗？他看着年轻的面庞，嘴唇颤动了几下，声音好像砂纸打磨在石头般沙哑颤抖：“是小耶吗？”

“你……是、爸爸？”宗政华耶头脑一片空白，目光死死地盯

着面前的这个“死而复生”的父亲，他不知道说什么，只是呢喃地迟疑地重复着“爸爸”这两个字。

“乖、乖！”宗政云白吸了一口气平复心情，笑容异常的慈祥，双手颤抖地在他肩上拍了拍，眼角的莹光终化做泪花：“都长大了，好，好！”

“爸！你找我们过来是？”宗政煌出声，打破了沉郁的气氛。

宗政云白仿佛被惊醒一般，看了一眼他们身后，没人，目光在他们两个人脸上来回扫视。疑惑地连声发问：“小曦呢？小曦有没有来？她在哪？”

宗政煌和宗政华耶对看一眼，两个人沉默地低着头。半晌，终于，宗政煌低沉地开口：“小曦，她离开了。”

“离开？什么意思？”宗政云白失声惊叫，语气激烈，眉头紧紧地皱着，“煌，你叫她不要赌气了，快点过来！”

“爸爸，小曦她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？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。”宗政华耶烦躁地吼出声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宗政云白的脸色顿时苍白，身体颓然地向后倒了倾，“她、为什么要离开？”

“小曦，她……”

猛然间，他们的身后响起微弱的声音。

三个人同时转头。

齐敏赫然站在他们身后，苍白的脸色，苍白的病服，苍白而又虚弱的神情。她的左手手腕上正吊着点滴，药水瓶子就在她的右手手上。

“敏，你怎么出来了？”宗政云白的脸色柔和，声音也放低，他快步走过去。

“小曦在恨我。”齐敏的声音哽咽，“她不肯来见我是不是？云，我只想在临死前再看我女儿一眼。”